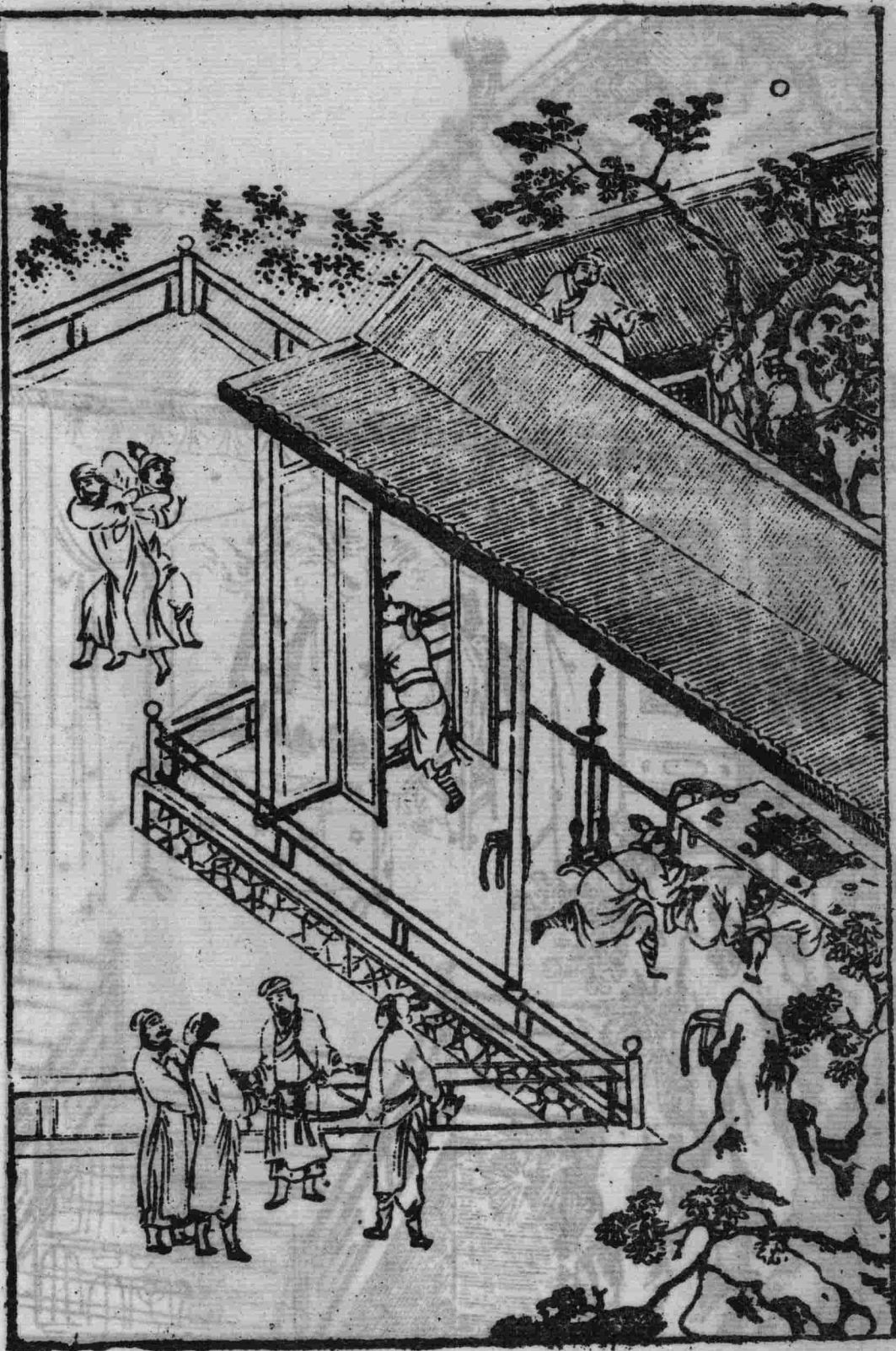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廿五册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

詞曰

香烟裊羅幃錦帳風光好。風光好金釵斜。鳳顛  
驚倒。恍疑身在蓬萊島。邂逅相逢緣不小。緣不  
小。最開懷處蛾眉淡掃。

右調憶秦娥

話說玳安同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裡進去  
稟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  
來。小客位內坐下。玳安道。文嫂兒叫了來。在外邊伺候。西



門慶卽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進入裡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有。」西門慶道：「你如今搬在那裡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昭宣府裡不認的。文嫂道：「是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

此等事是  
伶俐人會  
做

和三娘常照顧我的花翠，西門慶道：你既相熟，我有椿事兒，央及你休要阻了我。向袖中取出五兩一定銀子，與他悄悄和他說如此這般。你怎的尋個路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裡，我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不得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豬，三十五歲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像三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好不幹的細密，就是往那里去，許多伴當跟隨，徑路兒來，徑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爲人做人，他怎在人家落腳，這個人傳的訛了，倒是他家裡深

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若是小媳婦那裡、窄門窄戶、敢招惹這個事、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便是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細段你穿、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有也怎的、上人着眼覷、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說、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我這裡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裡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廝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



我只要你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猢猻見隔牆掠篩箕，還不知仰着合着哩。」於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冠冕着，同往府裡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裡吃酒去了。直到掌燈已後纔來家，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至後晌時分，走到王宣府宅裡，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這兩日不來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會茶趕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文嫂見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縉帶進香去罷。」

進言之巧  
立說之妙  
一毫不露  
本意而寬  
咏之地是  
以隋何

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  
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丫鬟拿茶來吃了這文嫂  
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又有兩夜沒  
回家只在裡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只眠花臥柳把  
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裡通不顧如何是姪文嫂又問三  
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裡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  
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  
散了這夥人三爹收心也再不進院去了太太容小媳婦  
便敢說不吝便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  
依你來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

向富貴家

亦必先及

勢利其矣

勢利之不

可已已

二

三

四

五

頓及此物  
意想不到

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  
四五處舖面段子舖生藥舖紬絹舖絨線舖外邊江湖又  
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  
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管家是  
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  
田連阡陌米爛成倉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  
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爲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  
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  
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  
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藥養龜慣調風情雙陸象棋無所

書云四海  
困窮四海  
二字絕妙  
歇後語

不通、蹴、踟、打、毬、無、所、不、曉、諸、子、百、家、折、白、道、宗、眼、見、就、會、  
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根、  
基、非、淺、又、見、三、爹、在、武、學、肆、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  
過、不、好、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誕、在、邇、又、四、海、納、賢、也、一、  
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  
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太、太、  
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免、他、把、這、干、人、斷、開、了、須、玷、  
辱、不、了、咱、家、門、戶、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摸、  
亂、情、竇、已、開、便、向、文、嫂、見、較、計、道、人、生、面、不、熟、怎、好、遽、然、  
相、見、文、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免、他、

要在提刑院遞狀告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請老爹來私  
下先會一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  
日晚夕等候、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走  
來西門慶宅內、西門慶正在對門書院內坐的、忽玳安報  
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卽出小客位、令左右放下簾兒、良  
久文嫂進入裡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來了、文嫂便  
把怎的說、念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結識官府、又  
怎的仗義疎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  
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爲繇、暗中相  
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綉段賞他

後門首扁  
食巷好美  
名

若在金蓮  
房中怎得  
精神培養

文嫂道：「爹明自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街上人靜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他後門傍有個住房的段媽媽，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出門，又回林氏話去了。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席上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帶着眼紗，繇大街抹過，選穿

到扁食巷王昭宣府後門來。那時纔上燈一回，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把馬勒住，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招宣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開門閉戶，但有入港在他家落脚，做窩文嫂在他屋裡，聽見彈門，連忙開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裡等的西門慶下了馬，除去眼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西首房簷下那裡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裡存身。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關了，上了拴，繇夾道進內，轉過一層羣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這文嫂輕敲敲門環。

可畏哉

兒原來有個聽頭，少頃見一丫鬟出來開了雙扉，文嫂道：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只見裡面燈燭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潯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着大紅團袖蟒衣玉帶，虎皮校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關王之像，只是鬚髯短些，迎門朱紅匾上寫着節義堂三字，兩壁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報國勲功並斗山。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响，文嫂從裡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纔稟過太太知道了，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裡望外觀看，見西門慶身材凜凜一表人



書喻

進來豈遂  
不羞可笑

物頭戴白段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絨鶴縷脚下粉  
底皂靴就是個富而多詐奸邪輩壓善欺良酒色徒

林氏一見滿心歡喜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  
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  
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人兒他老人家你  
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鶴鶉也是個快鬪的這婆娘聽了越  
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  
去請他進來見罷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  
老爹房內拜見哩于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但見

簾幙垂紅毡，瑤鋪地，麝蘭香，靄如春。綉榻則斗帳，雲橫錦屏，則軒轅月映。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袖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段子鶴縵大紅宮錦寬襖裙子，老鸛白綾高底鞋兒，就是個綺閣中好色的嬌娘。淡閨內施愁的菩薩，有詩爲証。

雲濃脂膩黛痕長

蓮步輕移蘭麝香

醉後情深歸綉帳

始知太太不尋常

西門慶一見便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叙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

兩下未回  
而言真難  
除齒文妙  
就中點撥  
的能人

名節在此  
而不在彼

在下邊梳背炕沿斜僉相陪。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  
了，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一個  
小丫鬟名喚芙蓉，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文嫂  
就在傍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  
爹來，央煩庄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西門慶道：「不知  
老太太有甚事分付。」林氏道：「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  
了這招宣，不幸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  
優養，未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年幼失學，外邊有幾  
個奸詐不良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飄酒，把家事都失了。  
幾次欲待要往公門訴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

此輩藉口  
往往而然  
真欲嘔死

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  
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十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  
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實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  
淺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尊家乃世代  
簪纓先朝將相令郎既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  
不意聽信遊食所哄留連花酒實出少年所爲太太既分  
付學生到衙門裡卽時把這干人處分懲治庶可杜絕將  
來這婦人聽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客日  
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說話之間  
彼此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嫂放桌兒擺上酒來西門

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送禮來，如何反承老  
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整備，寒天聊  
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鬟篩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釀，  
玉盞貯佳餚。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道：我當先奉  
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且不消遞太太  
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  
壽就是了。西門慶道：阿呀，早時你說，今日是初九，差六日。  
我在下巴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  
人，須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美味佳餚，傍邊絳燭高烧，  
下邊金爐添火，交杯一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爲色膽。

如何不害  
半些羞

看看飲至蓮漏已沉窗月倒影之際一雙竹葉穿心兩個  
芳情已動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  
無人漸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捏腕之際挨肩擦膀  
之間初時戲撲粉項婦人則笑而不言次後款啓朱唇西  
門慶則舌吐其口嗚咽有聲笑語密切婦人於是目掩房  
門解衣鬆珮微開錦帳輕展綉衾鴛枕橫牀鳳香薰被相  
挨玉體抱樓酥胸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  
淫器包在身邊又服了胡僧藥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西  
門慶亦摸其牝戶彼此歡欣情興如火展猿臂不覺蝶浪  
蜂狂蹶玉腿那個羞雲怯雨正是

縱橫慣使風流陣

那管牀頭墮玉釵

西門慶當下竭平生本事將婦人儘力盤桓了一場纏至更深天氣方纔精泄婦人則髮亂釵橫花憔柳困兩個並頭交股樓抱片時起來穿衣婦人款剔銀燈開了房門照鏡整容呼了鬟捧水淨手復飲香醪再勸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文嫂先開後門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唱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廳叫

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分付如此這般王招宣府裡三公子  
看有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卽查訪出名字  
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  
母親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兒子事只被這干光  
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  
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必該治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  
鈞語當日卽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  
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實  
念小張閒聶鉞兒向三子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  
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兒并老孫祝實



念名字都抹了分付這小張間等五個光棍卽與我拿了  
明日早帶到衙門裡來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聽王三  
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都埋伏在房門首深  
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間聶鉞于寬白回子向  
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實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  
三官藏在李桂姐床底下不敢出來桂姐一家謊的捏兩  
把汗更不知是那裡的人亂央人打聽實信王三官躲了  
一夜不敢出來李家揚子又恐怕東京下來拿人到五更  
時分攬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  
張間等拿在聽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晨西門慶進衙

門與夏提刑陞廳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響聲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飄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姑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裡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杖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里書來說衙門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峯那裡打聽打聽消息去他那里臨京近西門慶道長官所見甚明卽喚走差的上來

分付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卽拿俺兩個拜帖，到懷慶府提  
刑林千戶老爹那裡，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  
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聽的實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  
帖，又到司房結束行裝，討了匹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纔  
起身回家，却說小張閒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  
人思想，更不料今日受這場虧，是那里藥線互相埋怨。小  
張閒道：莫不還是東京那里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  
那里消息，怎肯輕饒。素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  
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每都不知道  
只我猜得着。此已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嗔請他

表子故拿俺每煞氣。正是龍鬪虎傷苦了。小獐。小張閑道。列位倒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每頂缸。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閑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每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裡。纔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出情弊來了。如今往李桂姐家。尋王三官去。白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不成便罷了。就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于是逕入构欄。見李桂姐家門關的。

鐵桶相似，叫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閑道：是俺每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他從那日半夜就回家去了，不在這裡，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內，逕入他客位裡坐下。王三官聽見衆人來尋他，說得躲。在房裡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兒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性那里去了。叫不將來，于寬道：實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裡夢裡。剛纔提刑院打了俺每，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樓起腿來與永定瞧，教他進裡面去說：爲你打俺每，有甚要緊，一個個都倘在櫬上，聲疼叫喊。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

因禍患為  
取利之媒  
此輩深得  
塞翁之意

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求了半日，見外邊眾人等得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每畧等他等委的在庄上不在家了。我這裡使小廝叫他來。小張閒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這個癩子終要出膿，只顧膿着不是事。俺每為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剛纔老爹分付押出俺每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眾人吃。王三官諛的鬼也似，逼他娘尋人情直到至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只認的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

不若令堂  
更為切貼

請問三官  
因何說他  
大屬不解

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西門提刑  
也罷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  
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他也不肯來王三官道  
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林  
氏便使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  
三央及他○有○一○景○聲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  
好歹說個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  
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幾年誰往他門上  
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妙○有○景○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  
媽你救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個人在前邊只要出

官我怎去得。文嫂只把眼看他娘。他娘道也罷。你便替他說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央浼他等我在傍再說。管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見今他衆人在前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他就便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廳。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每本等三叔往庄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每畧坐坐。見吃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



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遇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恒屬大家只要箇了事上司差派不繇自己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衆人聽了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說恁句有南北的話兒俺每也不急的要不的執殺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俺每自做出來的事你恁帶累俺每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文媽你是曉道理的你出來俺每還透個路兒與你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每這事情也要消繳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每說的是你每畧坐坐

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每你每來了這半  
日也餓了衆人都道還是我的文媽知人苦辣不瞞文媽  
說俺每從衙門裡打出來黃湯兒也沒曾嚐着哩這文媽  
走到後邊一力攙掇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  
心猪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  
邊大酒大肉吃着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  
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步行徑往西門慶家來到  
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纔在廳上進去了文  
媽有甚話說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稟稟  
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方進

當云小兒  
豈止小姪

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  
生王案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問了回話然後纔開  
大廳榻子門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西門慶頭戴忠靖巾  
便衣出來迎接見王三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  
說我藝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慌的王三官向前  
攔住道尊伯尊便小姪敢來拜瀆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  
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  
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久仰  
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  
小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受了

兩禮西門慶讓坐王三官又讓了一回然後挪座兒斜僉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向西門慶說道小姪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卽離座跪下被

美稱

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害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誠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派之臣寬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耻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之日實再生之幸也啣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聞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裡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了他押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在家

百般辱罵喧嚷索詐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特來老伯  
這裡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此理這  
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里去攪擾把禮帖  
還與王三官收了道賢契請回我且不留你坐如今就差  
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  
小姪容當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  
藝服不好送取那王三官自出門來帶上眼紗小廝跟隨  
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分付休要驚動他我  
這裡差人拿去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  
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

喧顧而雀  
擢事有類  
然不可不  
爲設除者  
之場

正在那裡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繇分說、都拿了、帶上  
獨子、說得衆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的好事、把俺每  
穩住在家、倒把鋤頭反弄俺、每來了、那個節級排軍罵道  
你這廝還胡說、當的甚麼、各人到老爹跟前哀告、討你那  
命是正經、小張間道、大爺教導的是、不一時、都拿到西門  
慶宅門首、門上排軍、并平安兒、都張着手兒、要錢、纔替他  
稟衆人、不免脫下褶兒、并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  
纔說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廳下  
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你、你如何指  
稱我衙門往他家、誑詐去、實說詐了多少錢、若不說、令左

大可寒心  
此輩不可  
不看

右拿搜子與我着實搜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  
登時拿了五六把新搜子來伺候小張閒等只顧叩頭哀  
告道小的每並沒講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來對  
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們小的每並沒需  
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些光棍設騙  
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恨既不肯實供都與我帶了  
衙門裡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一齊哀告哭  
道天官爺超生小的每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  
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裡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數西  
門慶道我把你這起光棍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要

雖出私意  
却是至論

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  
我衙門裡來都活打死了喝令捉出去衆人得了個性命  
往外飛跑正是

敲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是那個王三

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

那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

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喚道一向只哄着我不想有個底脚

裏人兒又告我說教我差幹事的拏了這干人到衙門裏

都夾打了不想這干人又到他家裡嚷賴指望要詐他幾



此爲世人  
說法也讀  
者當下須  
猛省

兩銀子、只說衙門中要他、他從沒見官慌了、央文嫂兒拿  
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又拿了來  
扎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人家倒運、偏生這樣不肖子弟  
出來、你家祖父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見入武學、放着  
那名兒不幹、家中丟着花枝般媳婦兒、不去理論、白日黑  
夜、只跟着這駁光棍、在院裏嫖弄、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  
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乳老鴉笑話、豬兒足、原來燈  
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裡水、無所不爲、清  
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正  
擺上飯來吃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分付請書房

裡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裏面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喏畢，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家，怎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我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邇，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每間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伯爵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把小張閒他每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裡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裡，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才，誰對你說來？你敢錯聽了，敢不是我衙門裡，敢是周

混賴得奇  
恐傷應二  
之心

守備府裡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裡管這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京中提人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諛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諛的睡倒了還沒曾起炕兒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方知是提刑院拿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並沒知道李桂兒既賭過誓不接他隨他拿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伯爵見西門慶迸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下一個緝捕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騾戰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都拿到衙門去

一味諛奉  
微帶三分  
譏刺免死  
狐悲理之  
固然

彼此絕了情意，都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如今就是老  
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  
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  
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若明逞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  
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幾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  
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腳裡人兒對  
哥說，怎得知道這等切端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  
傻狗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  
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事  
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桂兒秦玉

當以老尊  
自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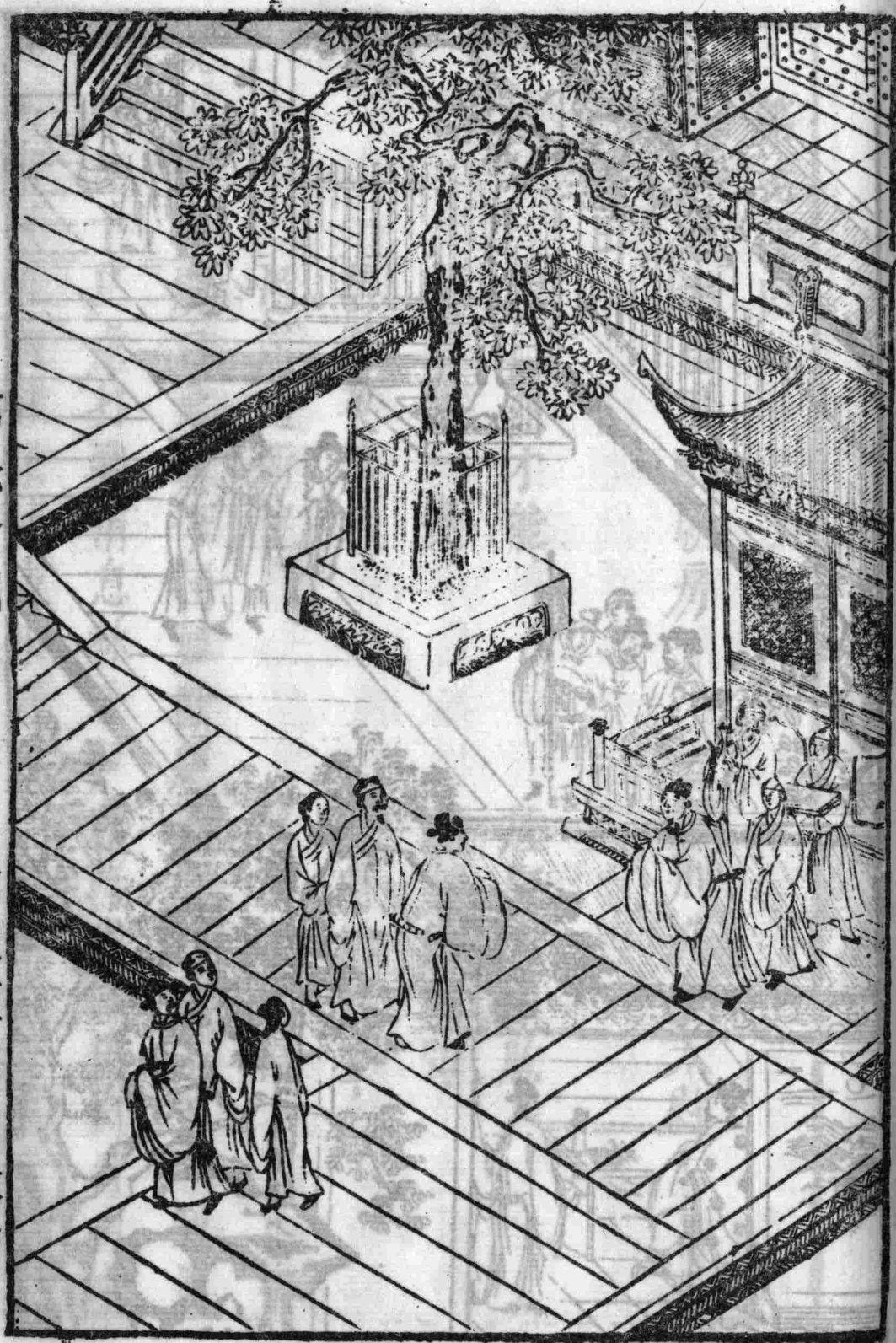
芝名字都抹了，只拿幾個光棍來打了。伯爵道：他如今怎  
的還纏他？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望誑詐他幾兩  
銀子，不想剛纔王三官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  
不是。我又差人把那幾箇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  
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我是老  
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  
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真個他來和哥陪不是來了。  
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  
二爹瞧。那王經向房子裡取出拜帖，上面寫着眷晚生王  
宗頓首百拜。伯爵見了極口稱贊道：哥的所筭神妙不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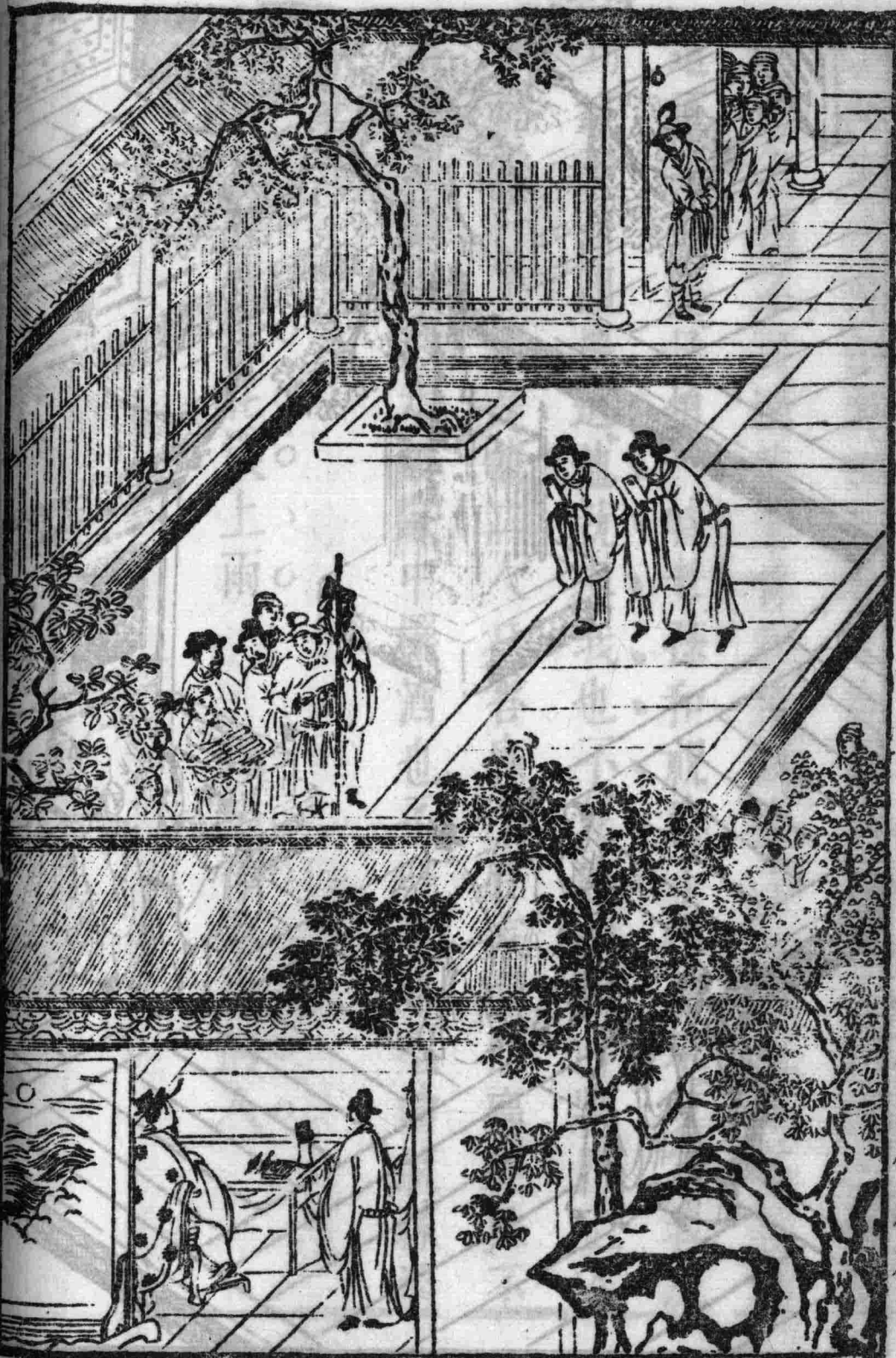
校結拜時  
交情何似

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每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  
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  
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  
到這裡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見他一面叫將門上人  
來都分付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家西門慶從此不  
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就疎淡  
了正是

昨夜浣花溪上雨

綠楊芳草爲何人





兩提刑樞府庭叅



第七十回

德奉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叅太尉

詩曰

帝曰簡才能  
旌賢在股肱

文章體一變  
禮樂道逾弘

芸閣英華入  
賓門鵷鷺登

恩筵過所望  
聖澤實超恒

說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戶處打聽消息林千戶將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廳夏

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觀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畧

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嚴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  
金吾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  
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內  
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各挨咨格從公舉劾  
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  
遵奉舊例委的本官殫力致忠公于考覈皆出聞見之  
實而無偏執之私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無容臣等再

驟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體照例施行等因續奉欽依擬行

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宜加獎勵以冀甄陞可備鹵薄之選者也貼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幹有爲精察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齊民果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戶所正千戶林承勳年清優學占籍武科繼祖耿抱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可加獎勵簡任者也副千戶謝恩年齒既殘昔

在行猶有可觀今任理刑罹軟尤甚宜罷黜革任者也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陞  
指揮管鹵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于是又展開工部工  
完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屈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渥典以  
蘇民困以廣聖澤事奉

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莫安良嶽以承天眷朕心嘉悅你  
每旣效有勤勞副朕事玄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  
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着行蠲免今歲田租之  
半所毀堤閘着部裡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卽行修理完

慶賞如此  
可想朝廷  
法紀即此  
可為綱目  
補遺

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煒鄭居中高侏輔弼朕躬直贊內庭勲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國太子太師王煒太傅鄭居中高侏太保各賞銀五十兩四表禮蔡京還蔭一子為殿中監國師林靈素佐國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虜謀實與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內賜號玉真教主加淵澄玄妙廣德真人金門羽客達靈玄妙先生朱勗黃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嘉勗加太傅兼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蔭一子為金吾衛正千戶內侍李彥孟昌齡賈祥何沂藍從願着直延福

五位官近侍各賜綉衣玉帶仍蔭弟姪一人爲副千戶  
俱見任管事禮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  
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摠俱加太子  
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段二表禮巡撫兩浙僉都御史  
張闡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濛陞太常正  
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郎  
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祇迎神運千戶  
魏承勳徐相楊廷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田  
九臯等各陞一級內侍宋推等營將王佑等俱各賞銀  
十兩所官薛顯忠等各賞銀五兩校尉昌玉等絹二疋

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請書十一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以罄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為其妻指日在于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照會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趕冬節見朝謝恩，毋得違悞取罪。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各人到家，即收拾行裝備辦贄見禮物，約早晚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他回王三官，我今日不得來赴席。要上京見朝謝恩去。文嫂連忙去回王三官道：既是老伯

有事容回來，縈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來，分付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匹小馬，打點裝轎馬排軍，擡扛夏提刑，便是夏壽跟隨。兩家共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趲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正是

急急款搖青帳幕，心忙敲碎紫絲鞭。

話說一日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西門慶主意要往相國



寺下、夏提刑不肯堅執要往他親眷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卽出迎接至廳、叙禮相見、與夏提刑道及寒溫契闊之情、坐下茶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名閑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協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恒多、不勝感激、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便不見相知了、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是、各分使然、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分付童僕、放桌擺飯、無非是菓

酌餽之類不必細說當月二人在崔中書家宿歇不題  
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  
那日太師在內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  
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  
揭帖稟進去翟管家見了卽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  
先是夏提刑先見畢然後西門慶叙禮彼此道及往還酬  
答之意各分賓位坐下夏提刑先遞上禮帖兩疋雲鶴金  
段兩疋色段翟管家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  
大紅絨綵蟒一疋玄色粧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段另  
外梯已送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分付

此兒大有  
体面

左右把老爺禮都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他只受了西門慶  
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夏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  
說道豈有此禮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一面令左右放桌  
兒擺飯說道今月聖上奉良嶽新蓋上清寶籙宮奉安牌  
扁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李爺又伴鄭皇親  
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悞了你每勾當遇老爺  
閑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翟謙  
因問親家那里住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了  
不一時安放桌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  
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

就要告辭起身、翟謙款留、令左右又篩上一杯、西門慶因  
問親家俺每幾時見朝、翟謙道親家你同不得夏大人、夏  
大人如今是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衙新陞的副千戶  
何太監姪兒何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  
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凡  
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  
親家、只怕我還要等冬至、郊天回來、見朝、翟謙道親家你  
等不的冬至、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還  
要排慶成宴、你每怎等的、不如你今日先往鴻臚寺報了  
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劄付起

照應

包直賄賂  
如此尚有  
法守乎

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指教，何以爲報。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上那等寫了，大凡事要謹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說了，教他央了林真人帖子來立逼着朱太尉來對老爺說，要將他情愿不啻鹵簿，仍以指揮職啣在任所掌刑三年。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老爺和朱太尉說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跟前維持，回倒了林真人把親家不撐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

說道多承親家盛情。我並不曾對一人說此公何以知之。  
翟謙道：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  
了。西門慶千恩萬謝，與夏提刑作辭出門來。到崔中書家，  
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次。次日同夏提刑見朝青衣冠  
帶正在午門前謝恩出來，剛轉過西闕門來，只見一個青  
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老爹？賁四問道：  
你是那裏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監何公公來請老爹。  
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莽衣，頭戴三山帽，  
脚下粉底皂靴，從御街定聲叫道：西門大人請了。西門慶  
遂與夏提刑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傍邊一所直

房內相見作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這太監說道：「大人，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匠作監太監何泝，見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娘位下近侍。時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爺恩典，將姪兒何永壽陞受金吾衛副千戶，見在貴處提刑所理刑管事。與老大人作同僚。」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禮。」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於是叙禮畢，讓坐。家人捧茶來吃了。茶畢，就揭桌盒蓋兒，桌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筋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盃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天氣寒冷，拿個小盞來，沒甚餚饌，褻瀆大人，且吃個頭腦兒。」

妙語非老  
太監不能  
道

罷。西門慶道：不當厚擾。何太監於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承老太監所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紅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兒盪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然福至心靈。何太監道：大人好說。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子也只識的一腿。恐有不到處，大人好反說與他。

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來奉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獅馬臺。



就是亦問大人下處在那里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他還等着你一答兒引奏好領劄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分付學生知道于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比及到本衛叅見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并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叅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擇日南衙到任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他先上馬夏延齡那里肯定要同行西

門慶趕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泉你我同僚在先爲何如此稱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理，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還山東去了，寶眷幾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邊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還望長官早晚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報謝。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干？」夏延齡道：「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後邊又蓋了一層，使了二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二人歸到崔宅，王經向前稟說，新陞何老爹來拜下馬到廳，小的回部中還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

上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又差人送了兩疋金段來。宛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段帕二端奉引贊敬。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西門慶看了，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忙往何家回拜去。到于廳上，何千戶忙出來迎接，烏紗皂履，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唇若塗朱，趨下階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二人到廳上叙禮。西門慶令玳安捧上贄見之禮拜下去，說道：適承光顧，兼領厚儀，又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公直房賜饌，感德不盡。何千戶忙還禮說：學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例，早晚得領教益，實爲三生有幸。

適間進拜不遇，又承垂顧蓬華光生，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椅兒分賓主坐下，左右捧茶上來，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何千戶道：「學生賤號天泉。」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裡蒙公公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堂，繳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就要奉謁長官，不知反先辱長官下顧。」何千戶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參見，說畢何千戶道：「咱每還是先與本主老爹進禮，還是先領劄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每先在衛主宅中。」

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劄，付何千戶道：「既是如此，咱每明早備禮進了罷。」于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戶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段、一疋青絨蟒衣、一柄金鑲玉繚環、各金華酒四罈。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回，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到何千戶家。何千戶又預備頭腦小席、大盤大碗，齊齊整整，連手下人飽餐一頓，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賁四同何家人押着禮物，那時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使往南壇視牲去回，各家餽送賀禮，并叅見官。

吏人等黑壓壓在門首等候，何千戶同西門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人家坐的，差人打聽老爺道子嚮就來通報。直等到午後，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分付閒雜人打開不一時，又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天漢橋了，少頃只見官吏軍士各打執事旗牌一對，一對傳呼走了半日，纔遠遠望見朱太尉八擡八簇肩輿，明轎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橫荆山白玉，懸挂太保牙牌，黃金魚鑰，好不顯赫威嚴。執事到了宅門首，都一字兒擺開，喝的肅靜，迴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羣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跟前，左右唱

聲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誠然聲震雲霄只聽東邊  
鼗鼗鼓樂嚮動原來本衙門六員太尉堂官見朱太尉新  
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爲千戶都各備大禮治酒慶  
賀故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纔下轎樂就止了  
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忽然一聲道了响一青衣承差  
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  
學士蔡爺來拜連忙稟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尚書張邦  
昌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  
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又是吏部尚書王祖道與左  
侍郎韓偓右侍郎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是

一路寫得  
成儀顯赫  
可見勢利  
不可一刻  
無

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人府王晉卿都是  
紫花玉帶來拜唯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方  
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提察  
使孫榮第二位管機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  
畿童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黃  
經臣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實監第六管京城內  
外巡捕史陳宗善都穿大紅頭戴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  
保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各家都有金幣禮物少  
頃裡面樂聲响動眾太尉插金花與朱太尉把盞遙酒增  
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



筵怎見得太尉的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赫公堂潭潭相府虎符玉節門  
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箏硯襴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  
公子王孫逐歲追遊盡是候門戚里那里解調和燮理  
一味能趨諂逢迎端的談笑起干戈真個吹噓驚海岳  
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  
石江南淮盡灾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皆匱竭正是輦  
下權豪第一人間富貴無雙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排優朝上箏箏琵琶方  
响箏篌紅牙象板唱了一套享富貴受皇恩當時酒進三

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到廳樂聲暫止管家稟事各處官員進見朱太尉令左右擡公案當廳坐下分付出來先令各勲戚中貴仕宦家人送禮的進去須臾打發出來纔是本衛紀事南北衙兩廂五所七司捉察譏察觀察巡察典牧直駕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具手本呈遞然後纔傳出來叫兩淮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進見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擡進禮物去管家接了禮帖鋪在書案上二人立在階下等上邊叫名字西門慶擡頭見正面五間殿廳上面朱紅牌扁懸着徽宗皇帝御

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四個金字甚是顯赫須臾叫名二人應諾陞階到滴水簷前躬身參謁四拜一跪聽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戶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令左右收了分付在地方謹慎做官我這裡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赴任二人齊聲應諾左右唱起去由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賁四等擡担出來正要走忽見一人拿宛紅帖飛馬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戶閃在人家門裏觀看須臾軍牢喝道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王燦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大尉高俅俱大紅玉帶坐轎而至那各省參見官

員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戶走到僻處，呼

跟隨人，扯過馬來，二人方騎上馬，回寓正是。帳前叫林

門慶與一奸誤國禍機深，問國承家戒小人。並

去，逸賊深誅何足道，奈何二聖遠蒙塵。來

由武英殿，得來兩出天門來，轉其責四幸。雖卧出來，玉

符奏早來，海門中，除德侯，班之人，有華與，請由寺，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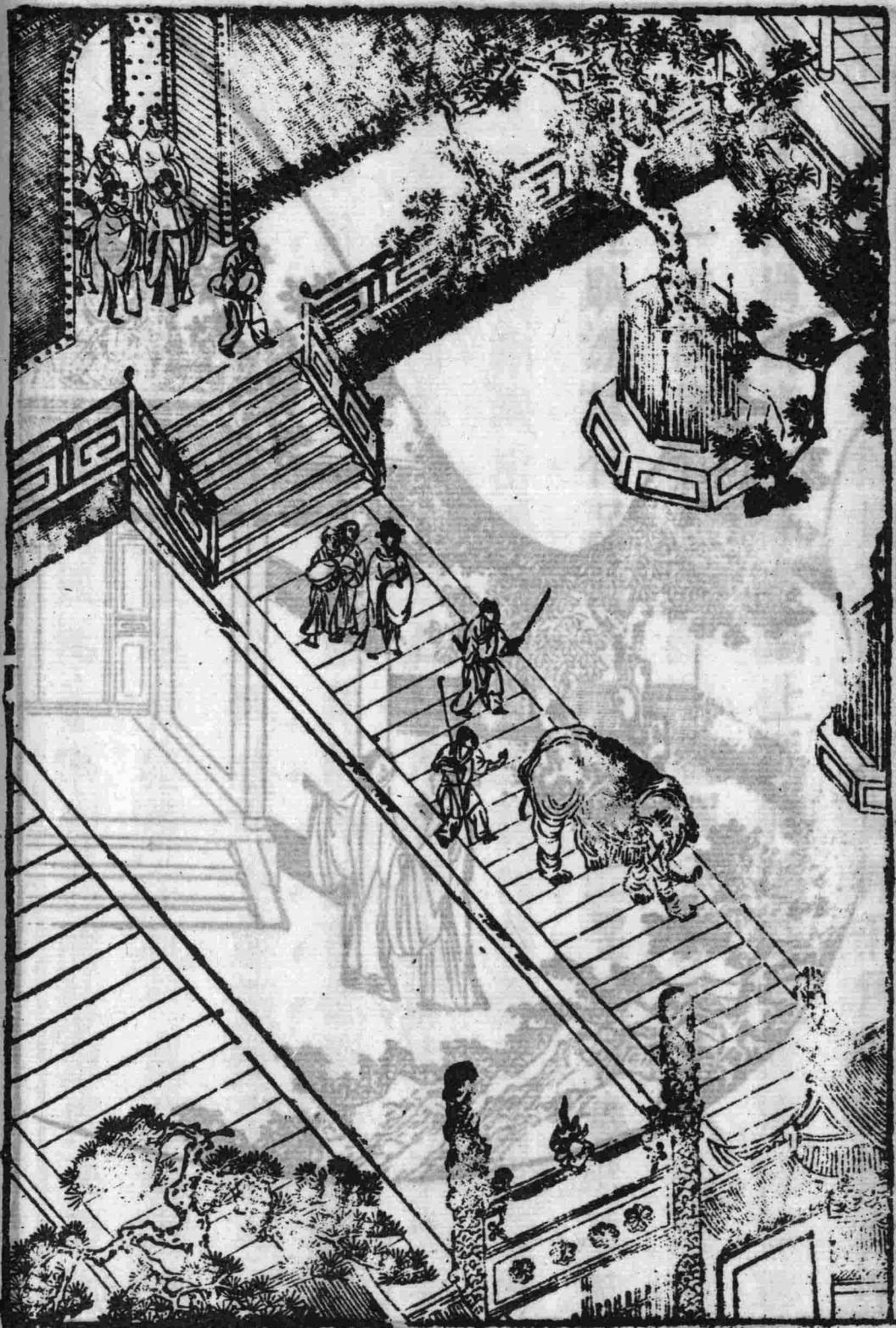
即，即，衣，朴，亦，故，衣，鞞，鄭，妍，富，其，豈，野，再，薛，公，散，師，難，大，臨

太，保，臣，職，請，負，千，兵，委，由，五，再，持，家，夫，禮，致，難，來，今，表，古

大，厥，精，劉，魯，隆，離，不，養，直，難，道，來，備，四，我，一，銀，藥，舞，效，來

拳，幾，點，難，金，吾，堂，宋，夫，四，國，金，字，舞，其，懸，赫，敵，與，世，否，何





新刻繡像批點金瓶梅卷之十五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詞曰

花事闌珊芳草歇，客裏風光，又過些時節。小院黃昏人憶別，淚痕點點成紅血。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斷神驚，只道芳魂絕。夢破五更心欲折，角聲吹落梅花月。

右調蝶戀花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就邀請西

門慶到家一飯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令手下把馬環  
拉住說道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于是並轡同到宅  
前下馬賁四同擡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何千戶盛  
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廳上但見獸炭焚燒金鑪香霽正  
中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  
異菓花插金瓶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筵何客何千戶道  
家公公今日下班敢屈長官一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  
心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道家公公粗酌屈菓長官休  
怪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  
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



內臣心性  
口角如聞  
如睹

帽皂靴寶石絲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坐他主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得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侄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甚是知禮罷罷我閣老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就是了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于是各照位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了炭來今日天氣甚是寒冷須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水磨細炭向火盆內只一倒廳前放下油

淡淡一語  
寫出名分  
之爛

紙煖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  
 服罷、西門慶道、學生裏邊沒穿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  
 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  
 綠絨襪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先生職事之服、  
 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穿怕怎的、昨日萬歲  
 賜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不  
 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氅衣、作  
 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蓋、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  
 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厮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  
 的小厮、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就分付動起樂

○此○內○相○家○所○必○有○

的是內相  
口中話一  
字挪移不  
動

西門慶處  
世情亦頗  
在行

來然後遞酒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  
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筯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  
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蘆葦不知深淺望  
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  
里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  
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門慶  
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盃○兒○領○到○席○上○隨○卽○回○奉○一○盃○安  
在何千戶并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畢三個  
小廝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官  
端正好雪夜訪趙普水晶宮鮫綃帳唱畢下去酒過數巡

食割兩道看看天晚，乘上燈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廚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起身，說道：「學生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里肯放，說道：「我今日正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饑，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美饌，如何反言受饑？」學生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要與天泉叅謁，兵科好領劄付掛號，何太監道：「既是大人要與我家做官的同幹事，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日，我這後園兒裏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靜，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強如在別人家。」西門慶道：「在這裡最好，只是使夏公見怪，相學。」

世情卽是  
道淨信口  
說破覺程  
公書門孟  
嘗唾面俱  
見之晚也

生疎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辰不做官晚

夕不唱喏衙門是恁偶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

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他若這等說他就

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今日我定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

大人去喚左右下邊房裏快放桌兒管待你西門老爹大

官兒飯酒我家差幾個人跟他即時把行李都搬了來又

分付打掃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鋪陳炕中籠下炭火堂

上一呼堦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公盛情只

是學生得罪夏公了何太監道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他管他那鑾駕庫的事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

了。難怪于你不繇分說，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幾名軍牢，各拿繩扛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到任所，還望大人替他看所宅舍兒，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大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起身，也不多連幾房家人，也只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老公公分付，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外房兒纔勾住。」西門慶道：「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到要打發老公公，何不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此宅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廳，兩邊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羣房，也有

許多、街道又寬濶、正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他對我說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平房、收拾了一處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托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趁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的去到那里、就有個歸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西門慶問賁四王經來了不曾、玳安道王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叫賁四在那里看守着哩、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這般、上覆夏老爹、借過那里房子的原契來、何公公要瞧

此數語何足喜而何太監喜之所謂內臣心性也

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同玳安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蓋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未免有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是自古道使的熬錢治的庄田千年房舍換百主一番拆洗一番新何太監聽了喜歡道你是那里人倒會說話兒常言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教甚麼名字西門慶道他名



天下事皆有如此做  
何患取程

只就時刻  
寥寥數語  
而皇家氣  
象宛然

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個中人兒、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書來、今日是個好日期、就把銀子兌與他罷、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子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真正一刻就回宮、擺了膳、就出來設朝、陞大殿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慶成宴、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事了、說與何太監分付何千戶、進後邊、打點出二十四錠大元寶來、用食盒擡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擡了

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上、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十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賞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嘴兒吃、三人磕頭謝了、何太監分付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全仗大人餘光、西門慶道、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就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已定與他說、教他早騰、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到京、收拾了、長官實眷起身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纔好、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

說話之間已有一更天氣西門慶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  
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歇息去了何  
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吃了一回方纔起身送至  
後園三間書院臺榭湖山盆景花木房內絳燭高烧篆內  
香焚麝餅十分幽雅何千戶陪西門慶叙話又看茶吃了  
方道安置歸後邊去了西門慶摘去冠帶解衣就寢王經  
玳安打發了就往下邊暖炕上歇去了西門慶有酒的人  
睡在枕畔見滿窓月色番來覆去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  
陰寂寂寒風吹得那窓紙有聲况離家已久正要呼王經  
進來陪他睡忽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卽披衣下牀

以瓶兒之  
事死見子  
虛于地下  
方且慚愧  
謝罪改過  
不邊乃猶  
眷眷西門  
慶與子鹿  
為仇如此  
可見淫婦  
人一種痴  
情雖鬼神  
亦無如之  
可矣

靴着鞋襪。悄悄啟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粧麗  
雅。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輕移蓮步。立于月  
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在  
這裡。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  
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了。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  
于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釜巷中間。  
便是。言訖。西門慶其他相偎相抱。上牀雲雨。不勝美快之  
極。已而整衣扶髻。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吟囑付。西門慶道。  
我的哥哥。切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厮不時何害于你。  
千萬勿忘。言訖。挽西門慶相送。走出大街上。見月色如晝。

寫夢境可

謂幽冷有

致却又帶

夢遺發一

笑文心遊

戲處決不

為筆墨縛

束

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一小巷見一座雙扇白板門指道

此奴之家也言畢頓袖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

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窓花枝倒影矣西門慶向

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唾猶甜追悼莫及

悲不自勝正是

玉宇微茫霜滿襟  
疎窓淡月夢魂驚

淒涼睡到無聊處  
恨殺寒鷄不肯鳴

西門慶夢醒睡不着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

月早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

戶又早出來陪侍吃了姜茶放卓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

公公怎的不見何千戶道家公公從五鼓就進內去了，須臾拿上粥來，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員子、餛飩、雞蛋、頭腦、湯，一面吃着，就分付備馬。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長老又留擺齋。西門慶只吃了一

忽揮一、間、入、妙、

個點心，餘者收與手下人吃了，就起身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造金巷所過中間，果見有雙扇白板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悄悄使玳安問隔壁賣葷腐老姬。此家姓甚名誰？老姬答道：此袁指揮家也。西門慶于是不勝嘆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纔待出門拜人，見西

門慶到，忙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至廳上，拜揖叙禮。西門慶令玳安拿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段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到承長官先施。昨日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慶道：昨日何太監說起看房，我因堂尊分上，就說此房來。何公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還原價。果是內臣性兒，立馬蓋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太福，說與二人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且待後。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權在衙門裏住幾日罷了。夏公道：學生

也不肯久稽，待這里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送出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有午飯等候，西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騰房已在出月，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吃畢飯，二人正在廳上着棋，忽左右來報府裏翟爹差人送下程來了，抓尋到崔老爹那里。」周、密、崔老爹使他這里來了，于是拿帖看，上寫着「謹具金段一端，雲紵一端，鮮猪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一罈，點心二盒，卷生翟謙頓首拜。」西門慶見來人說道：「又蒙你翟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擡盒人五錢。」說道



客中不便，有藝管家那人磕頭收了。王經在傍悄悄說小的姐姐說，教我府裏去看看愛姐，有物事稍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脚手、西門慶道：「單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箱內有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罐兒，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跟了來人往府裏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一口猪、一罈酒、兩盒點心，擡到後邊孝順老公公，何千戶拜謝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廳拜見了，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問了回家中。

事務管待了酒飯，見王經身上單薄，與了一件天青絲絛貂鼠氈衣兒，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綽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進兩個拜帖兒，兩個忙迎接到廳，叙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公具了兩分段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夏公又賞了賁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叙寒溫。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

段差人送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

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昨

日夢遺之事晚夕令王經拿鋪蓋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

叫上牀樓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正是不能

得與鶯鶯會且把紅娘去解僂一晚題過到次日起五更

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伺候等的開了

東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 禁中環珮响珊珊

欲知今日天顏喜 遙睹蓬萊紫氣騰

少頃只聽九重門啓鳴噦噦之鸞聲聞闔天開觀巍巍之

交見。當時天子祀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等候設朝。

須臾鐘响，天子駕出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毬撥轉，簾

捲扇開，正是：分絲禁籞，初開禁中，紫殿幽深，無不

東華門晴日明開，青鎖闥之天風吹下御爐香。

千條瑞靄浮金闕，騰去一朵紅雲捧玉皇。

這帝皇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才俊過人，口工詩韻，善

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

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花，彷彿如金陵陳後主，當

下駕坐寶位，靜鞭响罷，文武百官秉簡當胸，向丹墀五拜

三叩頭進上表章，已而有殿頭官口傳聖旨道：朕今即位

稱堯眉舜目，忽接到孟商王陳後主又似贊又似既可見敗亡之主何嘗不具聖人之姿，即孟子所謂光

拜與人同  
之意

據頌所稱  
過于感歎  
遠矣而然  
乎否乎可  
悟國家一  
聞此便非  
好消息

二十禩矣。良嶽于茲告成。上天降瑞。今值履端之慶。與卿  
共之。言未畢。斑首中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踏地。响袍袖  
列風生。視之。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  
曾國公蔡京也。幞頭象簡。俯伏金塔。口稱萬歲萬歲萬萬  
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二十禩以來。  
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禎祥叠見。三邊永息。兵戈  
萬國來朝。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秀。寶籙膺頒于昊闕。絳  
宵深聳於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際明良。永效華封  
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  
頌以聞。良久。聖旨下來。賢卿獻頌。益見忠誠。朕心嘉悅。詔

改明年爲重和元年正月元旦受定命寶，肆赦覃賞，有差。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緋袍象簡，王帶金魚，跪在金階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勔，引天下提刑官員章隆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更陞補繳換劄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定奪。于是二十六員提刑官都跪在後面，不一時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袖一展，羣臣皆散，駕即回宮。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出。那十二象不待牽而先走，鎮將長隨紛紛而散。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

羅列人喧呼海沸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  
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良久只見知印拿了甲牌來傳  
道老爺不進衙門了已往蔡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以此  
衆官都散了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又過了一夕到  
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又掛了號又拜辭了翟管家打點  
殘裝收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  
行囑付何千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專差了禮數  
從十一月二十日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  
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九嚴寒之際點水滴凍之時一路  
上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鴉疎林淡日影斜暉暮雪凍

雲迷晚渡，一山未盡，一山來。後村已過，前村望比及剛過。

畧處偏僻

黃河到水關，八角鎮驟然撞遇天。起一陣大風，但見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卒律律寒飈撲面。急颼颼冷氣侵人。初時節無踪無影，次後來捲霧收雲，吹花擺柳，白茫茫，走石揚砂，昏慘慘，刮得那大樹連聲吼，驚得那孤雁落深濠，須臾砂石打地，塵土遮天，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即時來，塵土遮天，好似百萬貔貅捲土至。這風天不大，真個是吹折地獄門前樹，刮起酆都頂上塵。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得，崑崙頂只刮得大地乾坤上下搖。



西門慶與何千戶坐着兩頂毡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  
行又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西門慶分付手  
下快尋那里安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罷訂尋了半日遠  
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刹數株踈柳半堵橫墻但見

石砌碑橫夢草遮

迴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無燈火

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與何千戶忙入寺中投宿上題着黃龍寺見方丈  
○此○方○是○真○正○枯○禪○

內幾個僧人在那里坐禪又無燈火房舍都毀壞半用籬  
遮長老出來問訊旋吹火煮茶伐草根喂馬煮出茶來西  
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鷄臘肉菓餅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

